

制度经济学译丛

公共选择——戈登·塔洛克论文集

■ [美] 戈登·塔洛克 著

ESSAYS ON PUBLIC CHOICE

商务印书馆

制度经济学译丛

公 共 选 择

戈登·塔洛克论文集

〔美〕戈登·塔洛克 著

柏克 郑景胜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选择:戈登·塔洛克论文集/(美)塔洛克著;柏克,郑景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制度经济学译丛)

ISBN 978-7-100-07663-0

I. ①公… II. ①塔…②柏…③郑… III. ①公共选择(经济学)—研究 IV. ①F06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4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GONGGONG XUANZE

公共选择

戈登·塔洛克论文集

[美]戈登·塔洛克 著

柏克 郑景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663-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4

定价: 51.00 元

戈登·塔洛克*

马克·布劳格

戈登·塔洛克是公共选择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最先把经济学原理运用到集体决策,因此闯入了一个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者的领域。塔洛克与布坎南合作撰写了《同意的计算: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2)一书,而他的写作范围甚至比布坎南还要宽。在使老派政治无政府主义转变为新型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使其恢复活力的努力中,他已然是一位中心人物。像《官僚体制的政治》(公共事务出版社,1965)、《社会的两难困境:战争与革命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74)、与 R. B. 麦肯齐合著的《经济学的新世界》(理查德·D. 欧文,1975;第二版,1978),以及《对审判的审判:法律程序的纯理论》(*Trials on Trial: The Pure Theory of Legal Procedure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等著作,从公共选择理论与产权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组织经济学、化解冲突、投票表决行为、犯罪和法律体系的基础等问题。

要在塔洛克的各种著作中找到一条共同的线索可不大容易:他的

* 经许可重印自《凯恩斯以后的 100 位经济学家》(*Great Economists Since Key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One Hundred Modern Economists*)。马克·布劳格编辑(Brighton: Wheatsheaf, 1985),第 252 - 253 页。(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3 年出版。——译者)

思绪繁多,在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思想,以致这些思想之间的联结点反而有了让人看不见的危险。因此,对他的“体系”的任何简单概括,都有待于他自己将来的努力。然而,和任何公共选择论者一样,有一条线索贯穿于他的工作中,即:在任何情况下,人的行为必须被看作是对自然环境与现行社会体制这双重制约的一种“理性”反应;面对这些制约,人们总会考虑到各种可选方案的成本,力求使自己的满足得到最大化。因此,经济分析的特点不在于分析所谓的“经济活动”问题,而在于它是分析任何问题的一种特殊方法。由此可知,当人们做出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时,公共选择理论要求解答的是,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制约条件下,什么样的交易成本会使人偏爱投票箱的结果而拒绝市场机制的结果?在能够改变这类偏好的现行约束条件中,有哪些是可行的?得到的答案有时候会是对政治学中老问题令人吃惊的全新看法。

塔洛克 1922 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1947 年从芝加哥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此后去到耶鲁大学(1949—1951)和康奈尔大学(1951—1952)攻读研究生。从 1947 年到 1956 年,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事服务局工作。他的第一个教职是在南卡罗来纳大学(1959—1962),此后转至弗吉尼亚大学(1962—1967)、赖斯大学(1967—1968)、弗吉尼亚工业学院和州立大学(1968—1983),并最终来到乔治·梅森大学,在这里,他直到今天还在执教,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

塔洛克 1956 年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1980 年出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会长。

戈登·塔洛克^{*}

杰出研究员, 1998 年

戈登·塔洛克是绕道进入学术事业的。他先在美国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几乎没有受过经济学的正规训练。但是,他天生具有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因此他能够在大约 40 年的时间内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做出重要贡献。塔洛克对经济人方法的坚持,以及他在扩大经济学领域方面的工作,已经对一些非传统经济学科,如政治学、法律、生物学、军事战略,以及冲突化解在其中工作的专业环境做出了贡献,使这些学科的工作受到了重视。

塔洛克的学术贡献,在数量和重要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巨大的。他早期对选票交易的研究,以及他对《同意的计算》(与詹姆斯·M. 布坎南合著)的贡献,使他成为公共选择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自 1962 年以来,塔洛克的笔下稳定地涌现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就。在他的这些著作中,有对官僚体制理论、寻租理论、外部性理论、为公共产品设计的需求显示过程理论(theory of demand-revealing processes for public goods)、管制理论(theory of regulation)、投票行为,以及化解冲突理论(theory of conflict resolution)的根本性贡献。

塔洛克关于寻租理论的有重大影响的论文(1967),引发了大量理

* 经美国经济学会许可,重印自《美国经济评论》,第 88 期(1998 年 9 月),第 ii 页。

论性和经验性的论著。塔洛克的重要洞见——用于获得纯粹转移支付而支出的稀缺资源是一项社会成本，被看作是与传统上作为垄断、管制和经济中其他有关制度和实践的社会成本一样的无谓损失——前人还没有明确提出过。实际上，“寻租”一词（由安妮·布鲁格提出）已经进入了大众文化，成为表示政界人士不道德行为的一个词语。

而且，塔洛克在公共选择运动的制度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办了《公共选择》杂志，担任编辑长达 25 年之久，他对公共选择学会的组建也起了重要作用。

塔洛克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精神已经给经济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是目前还工作在经济学第一线的唯一一位先驱者。正如戈登经常对邓肯·布莱克所说的那样，这话现在可以用在塔洛克自己身上了——他是我们大家的一位缔造者。

目 录

戈登·塔洛克	马克·布劳格 i
戈登·塔洛克:杰出研究员,1998 年	iii

第一部分 起源

经济帝国主义	3
公共选择	17
公共选择:我对今后 25 年的希望	29
编辑散忆	40

第二部分 多数决问题

多数决问题	57
非传递性的非理性	70
政治的准入门槛	78
联邦主义	88
一般不可能性定理的一般不相关性	101
为什么有那么多稳定	117
有投票悖论吗?	139

第三部分 需求显示过程

进行社会选择的一种新的较优过程(T.尼古拉斯·蒂德曼与

2 目录

戈登·塔洛克)	149
作为一种福利指标的需求显示过程	168
需求显示过程、联盟与公共产品	184

第四部分 寻租

关税、垄断与偷盗的福利成本	189
转移支付的成本	201
再论转移支付的福利成本	215
争夺援助	220
过渡收益陷阱	234
有效寻租	246
寻租	263

第五部分 再分配政治学

为遗产继承辩护	273
再为遗产继承辩护	285
无慈悲心的施舍	290
再分配的说辞与现实	306

第六部分 官僚体制

官僚体制的动态假说	329
扩大的公共部门: 瓦格纳平方值(詹姆斯·M. 布坎南与戈 登·塔洛克)	334

第七部分 社会的两难困境

丛林的边缘	341
-------------	-----

腐败与无政府主义·····	355
革命悖论·····	362
理性与革命·····	375

第八部分 社会成本问题

相互外部性条件下的公私互动(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	383
社会成本与政府行动·····	415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决策·····	425
没有利润的信息·····	432
污染者的利润与政治反应:直接控制对税收(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	452
污染者的利润与政治反应:直接控制对税收:答复(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	467
鹰、鸽与免费搭车者·····	470

第九部分 法与经济学

犯罪行为研究的经济学方法·····	485
法律制度的成本(沃伦·F.施瓦茨与戈登·塔洛克)·····	501
论高效的审判组织·····	511
论高效的审判组织:对麦克切斯尼和奥道弗与韦茨曼的答复·····	527
司法错误与一项改革建议(I.J.古德与戈登·塔洛克)·····	531
法院的错误·····	544
法律的异端:在1995年西部经济学会年会上的会长致辞·····	559
陪审团·····	573

第十部分 生物经济学

作为细心购物者的煤山雀·····	593
生物外部性·····	598
经济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611
(真正)原生群落的经济学·····	617

第十一部分 在公共利益之中

公共利益理论的(部分)复原·····	637
如何把好事做好! ·····	651

附录 戈登·塔洛克生平·····	666
英汉译名对照表·····	673

第 一 部 分

起 源

经济帝国主义^①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那么，经济学领域的巨大扩展就是这一代人中比较有意思的思想发展之一了。现在，在通常被说成是政治学的领域中有大量文献是经济学家写的，并且使用了可以看出是经济学的方法。自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的著作出版以来，经济学家就进入了军事战略领域的研究工作。最近，这种兴趣已经扩展到要解决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了。此外，经济学家还对政府所有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效率问题感兴趣。其实，尽管我以为，如成本—效益分析那样的实用经济学很难被看作传统经济学兴趣之外的事情，但是直到最近，几乎所有有关这类事情的工作还都留给了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人员，而那个专业是政治学科的一个分支。

经济学家们不只是在研究“公共管理”，他们也闯入了商业管理领域，结果这个专业中有大量杰出成员现在从咨询合同中得到的收入已经超过他们从学术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了。事情还在继续，经济学家们现在也在写犯罪学的著作了，而在犯罪学这个领域，像往常一样，经济学家的方法在传统的法律从业者看来，是非正统的古怪行为。经过几代人反复说经济学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可谓毫无建树之后，经济学家现

① 经许可，重印自《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的政治应用》一书（*Theory of Public Choice: Political Applications of Economics*, ed. James M. Buchanan and Robert D. Tollis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317 - 329, Copyright 1972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在开始研究慈善和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是创造了一个新领域而不是闯入了一个现存的领域,尽管我觉得许多社会福利管理专业的博士会否认这一点。然而,最近经济学家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兴趣高涨,这显然是创造了一个新领域,而不是对现存领域的一种帝国主义式的侵入。

可我们还没说完呢。经济学家最近投入许多时间研究教育问题了。应该承认,他们的兴趣此前还主要限于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形式,这是教育学家通常会忽视的一个课题。但是,经济学家现在也表现出了对教学教法的某种兴趣,目前大多与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教学有关。科学组织的问题近来也吸引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兴趣。在这里,与他们直接竞争的只有少数社会学家,但是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这个主题都有强烈的看法,而且往往被经济学家要去计算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倾向所激怒。经济史学家近来出示了一些关于英国限制 13 个殖民地贸易的实际成本的信息,这对于标准史学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历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最后,至少有一位经济学家,我本人,还对在生物学领域中运用经济学原理感兴趣。迄今为止,生物学家还没有理睬我,但是从马尔萨斯对最早一代生物学家的影响看,我还有希望。

但是,所有这种在我看来是重要的思想活动,引起的关注极少。本书的读者对这些经济学的新领域肯定会更感兴趣,而学术界中占压倒多数的人根本不会去读这本书,我甚至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是曾经听说过我在上面列出的那些工作。一般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要孤陋寡闻。即使我们认为经济学家侵犯了那些领域中的学术专家,但经济学家中占压倒多数的人也还没听说过这种倾向。在那些模糊地意识到他们的学科权威受到威胁的少数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了解经济学家实际已经完成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身很熟悉这种新方法的人

的数量实际上还是较少的。

对这种显然重要的发展为什么会缺乏关注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经济学家在新的领域运用经济学的工具本来就不对：他们的工作毫无用处，也不值得研究。我可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不会在这里花费时间来批驳它。如果本卷中的其他文章还没有说服读者，使他们认识到，经济学家正在传统的经济学领域之外做着重要工作的话，那么即使我用几页纸来说这件事，也不大可能说服他们。除了说这些研究缺乏实际价值这种可能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我现在就要来谈谈这些说法。

我认为，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对闯入传统经济学之外的领域感兴趣，这个事实主要是由于经济学内部专业化分工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才对经济学一般领域中的所有专业都感兴趣。经济学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学科，以致经济学各个分支的具体知识都会超出大多数，很可能是全部经济学家的思维能力。人脑毕竟是有限的，而人脑所能接受的科学知识总量在稳步增长，必然的结果就是，任何个人都必须减少他所学全部知识的百分比。因此，原先已经建立的各个学科，包括各个专业和专业方向，现在都在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财政方面的专业经济学家通常都会对新发展感兴趣，就像本卷中那些落入传统上属于政治科学领域的文章，只因为这些文章显然与公共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同样，对经济发展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通常也会关注与他们的亚学科密切相关的教育经济学，而且实际上，教育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落后国家和它们的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提出的。在某些其他新领域，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活跃的团体，那大致是由于在现存的经济组织中还没有与之明显密切相关的亚学科。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很可能经济学专业中只有一部分人会对这些新领域感兴趣，就是因为经济学专业中只有一部分人对亚学科感

兴趣。

这些领域中受到经济学家侵袭的学术专家对这种发展知之甚少，在我看来，原因是非常不同的。首先，这些领域中某些科学的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并不在任何定义好的学科范围之内。实际上，少数社会学家就在这些一般领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并没有哪个社会学的亚学科承认这些工作是它们的主要兴趣所在。社会学家总体上对较小的领域感兴趣，而且他们大都还有其他的兴趣。

然而，在如政治学那样的领域中，大量学者直接关注的问题都是像《一种民主的经济理论》^②书中所谈的“经济”问题。许多政治学家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尽管情况在迅速变化），这个事实可能是由人脑本质上的有限性引起的另一个结果。学习某个学科是个资本投入过程，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投入时间、精力以及某些直接的物质资源，以获得知识。如果有个人已经做了这种投资，而有一本书尽管旨在论述他所学专业却需要完全不同的一套智力资本才能理解和评估书中信息，那么可以理解，此人就会不愿去读这本书了。对于经济学家，唐的书相对易读。对于受过传统训练的政治学家，那就是极难读的一本书。他不仅读起来困难，而且很可能误解书中内容。这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更聪明。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易读的书，却使经济学家感到非常难读。然而，一位想要熟悉他所在的领域内使用的经济方法的政治学家，恐怕会发现有必要花上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去获得必要的良好经济学背景形式的智力资本，这是事实。

显然，政治学家是不会进行这种大规模投资的，除非他觉得非常有把握值得这么做。其实，他可能担心他已经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本会逐

^②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58).